

鄉

棄

民

一場
尚未結束的
戰爭

望

第二次大戰在一九四五年結束
但戰爭的傷痕
不但留在被侵侮民族的歷史上
也烙印在侵略者最底層的民衆的生史上
到東北拓殖的日本貧困農民，在戰敗後
把 28 萬個小孩賣給中國人
在炎熱的東南亞和南太平洋島嶼上
有數千個日本軍人
逃脫軍隊，自願捨棄祖國，
永為望鄉的棄民……



① 嶋鳳霞（日本名馬淵好子，49 歲）
說什麼也不能拋下高齡的
中國養母回日本去，可是也不是不想到
日本去過「較好」的生活。
日本「殘留孤兒」的心情是複雜的。

② 王才（日本名荒木泰光，50 歲）。
1945 年 8 月 27 日，他的
父母所屬的東北一個日本農民「開拓團」
全員約千餘人，集體自殺，只有
少數幾個兒童倖活。王才就是倖活的日本
小孩之一。

攝影■三留理男
訪問■陳映真

武立

②





③

在 舊式帝國主義的時代，日本佔領台灣、朝鮮，並且在二次大戰中向中國大陸和東南亞、南太平洋擴張。「在那個帝國主義的時代，日本軍隊到處擴張，當然也遭遇到各地的抵抗與反擊，而終至於遭逢歷史性的戰敗。」日本的報導攝影家三留理男說，「日本向世界擴張而又戰敗的歷史，固然損害了別人，也造成了以各種型式被日本國策所棄絕於中國的東北、威海衛、東南亞、南太平洋和台灣們。」

最早被日本擴張主義損害和遺棄的日本人，可以追溯到明治時代的KARAYUKISAN，即遠赴南洋賣淫，以養活在日本的貧困家族，間接協助了明治資本積累的貧困農村女性。「如今，她們的墓木已拱。」三留說，「此外，被迫到戰場去當軍妓的『慰安婦』、軍俠、『農工兵』（即到日軍佔領地去開墾拓殖的日本低層農民）……這些人被日本侵略的歷史犧牲，遺棄、遺忘了……」

「被國策遺棄的日本人」

這些被遺棄的日本人中，最為特殊的一種人，是大量被遺留在中國大陸的當年日本小孩，今日在日本被稱為「殘留孤兒」。三留認為「殘留孤兒」的名稱，表現了日本人片面的、

帝國主義思想。「其實，他們全有中國的養父母，怎可稱為『孤兒』？」他以為他們是日本的「僑民」。其實，僑民多少有其到僑居地的自由意志。這些人，畢竟是當年残酷的歷史和日本侵略者所造成的人間的黑暗所遺棄的孩子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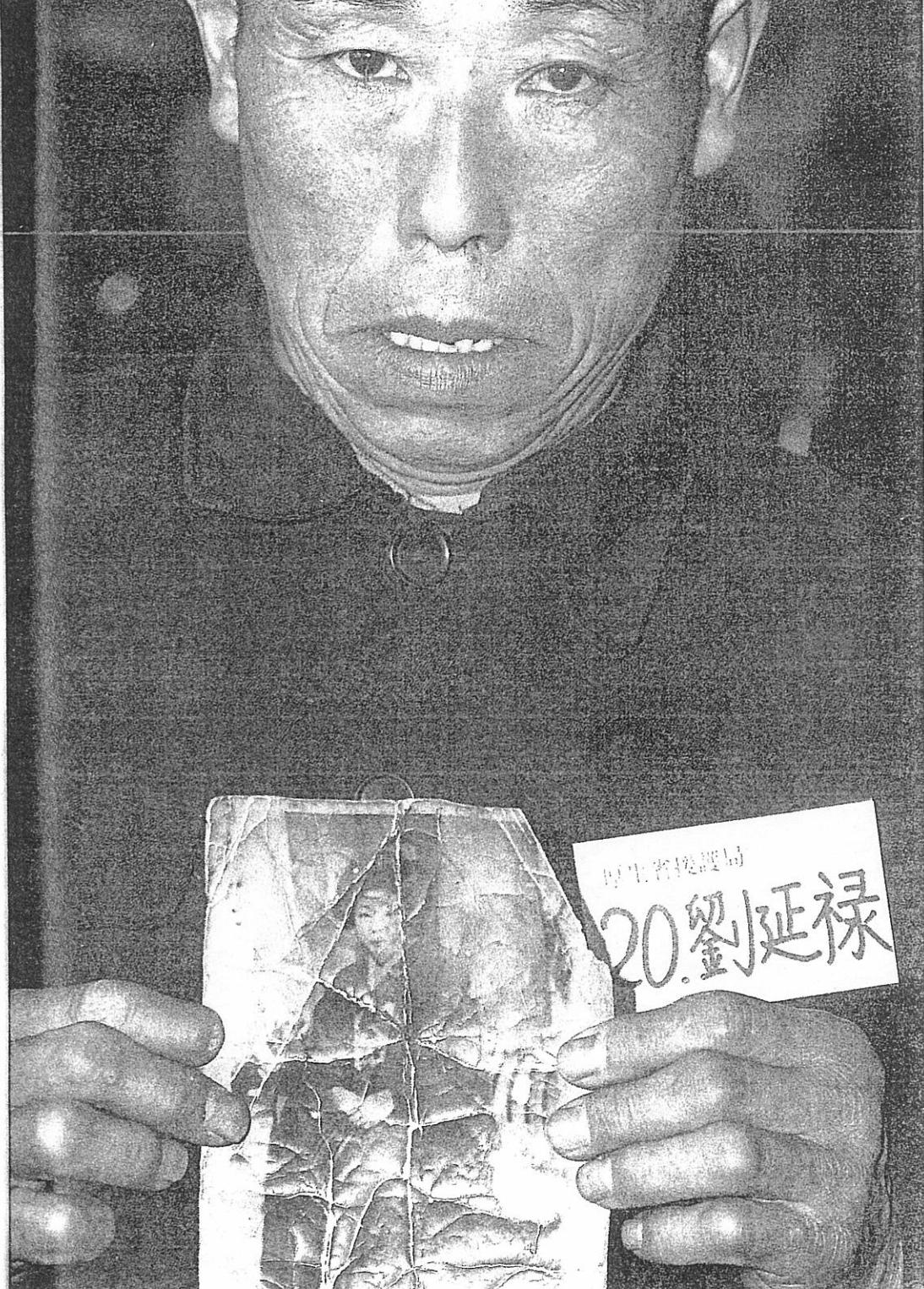
三留理男花了將近八年的時間，斷斷續續在中國東北、南洋、東南亞去拍攝這些「被日本國策所摧殘和遺棄」的日本人。生於一九三八年的三留理男自己就隨著日本殖民技術官僚的父親，在今日平壤生活了三年。「平壤再往北走，就是中國東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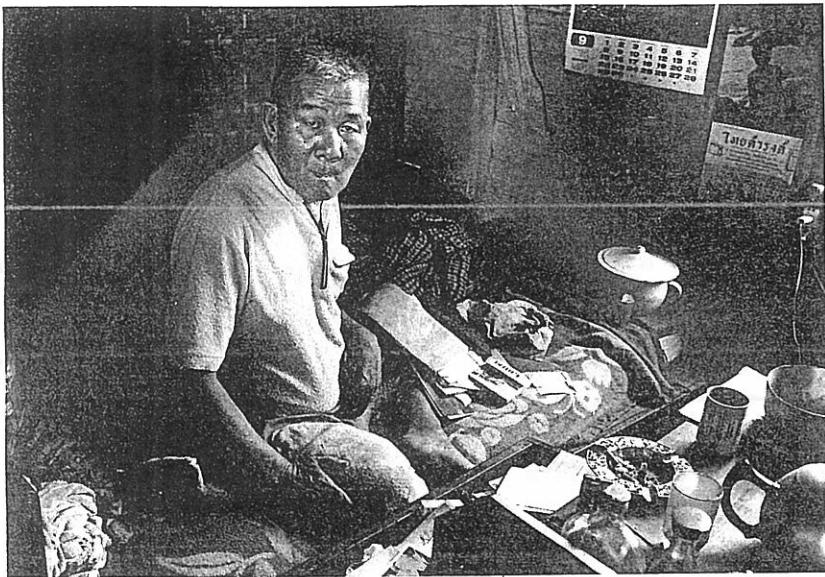
我是被日本殖民主義派到朝鮮的日本人的兒子，在戰後隨難民被遣送回日。」三留說，「今日所謂『殘留孤兒』，年齡上正是我這一代人。只要因緣略一差池，我也很可能成為『殘留孤兒』」。他說或許這種對當年歷史的共同體驗成為他拍攝包括這些日本人在內的世界性的難民題材的契機。「其實，回想自己長年來的工作，做為攝影家，我總是在從事一種不讓戰爭再度發生的表現。」三留說。「不讓戰爭再度發生」的思想與行動，恐怕才是三留理男半生的工作動力。「不過，我並不是整天挺著胸膛在做……我這個人好色，而且老愛開玩笑……」他笑著說。

③ 劉延祿（日本名小島利夫，53歲）十歲時與農民父母到中國「開拓」。生母死在中國，生父返日後死亡。一度回日本，但終於還是回到中國過苦日子。

④ 劉延祿對於生母的記憶，就是一張破損不堪的生母新娘照片。

④





⑤

「殘留孤兒」

為什麼有那麼多的「孤兒」「殘留」在東北呢？

據統計，日本拓殖農民在東北「留下」來的孤兒就有28萬人左右；一般的日本人「留下」的，有1180人。對於二次大戰所造成的世界性難民問題頗為熟悉的三留理男說，日本「孤兒」「殘留」東北的情況很複雜。

「有的是中國人向戰敗後處境艱難的日本人要來賣的。中國歷史上，每有荒年，民間常有賣小孩的習俗。在日本方面，戰敗時處境艱難，需要把自己的兒女賣錢，才能吃飯，才能回到日本去的情況，十分普遍。」三留說。

戰敗後日本人在東北賣兒賣女的窘狀，在戰後成為巨富的日本，反而不肯去面對。「日本人賣兒女度日是事實，大陸上還有當時賣兒契約可以證明。日本人在今天不肯面對『必需賣兒女度日』的可恥，所以我的報告，受到這種讀者的批評。」三留說，「他們想掩蓋，想忘記過去的醜惡……」

一般而論，「這些日本小孩，可以說都在中國父母愛護下長大成人。」三留說。他們和同時代的中國人一樣，歷經戰後中國內戰、八路軍、華

命和文革。在文化大革命時代，許多這些日本人因為他們的日本血統受到欺侮。「他們和全世界的孤兒一樣，只因為他們是孤兒而被冷淡、虐待，也有因為孤兒而被特別疼惜。」

兩年前開始，這些「孤兒」到日本找親生父母。時移事易，不少生身父母因婚姻家庭關係的變化，因財產分配問題，不肯出來認四十年前被自己出賣的骨肉。有不少「孤兒」寧可留在大陸孝順中國養父母，而日本政府竟也可以對不願回日本的「殘留孤兒」不予分文「贊助」。而因為嚮往日本物質豐裕回到日本的人，也造成嚴重的親族、社會和經濟問題。受到戰爭殘害的人，總是不分發動戰爭者和被侵略者的，最低層的人民……

望鄉棄民

二次大戰結束以後留在東南亞和南洋的日本兵，滯留不歸的原因也很多。有些人是在戰爭期間，因為日軍被困，戰況艱難而慘烈，遂在森林中脫隊逃亡。「有人在逃亡中被土人收留，遇到親切對待自己的土著女性，遂結婚成家。」三留說，「有些人原來反天皇、反軍部思想，或者在慘烈的戰爭中悟到天皇和軍部的可惡，因反戰而脫隊逃亡……」

這種沒有回到日本的原日本兵及相



⑥

關人員，散在蘇聯、東北、北朝鮮、東南亞、緬甸和南洋。以個別地區而言，則以滯留印尼的800人為最多。

「當時日本兵才佔領印尼，戰爭就

結束了，因此死傷很少。戰爭結束，日本兵很快地加入蘇卡諾的陣營打獨立戰爭。」三留說，「因此，印尼獨立後，這些日本兵反而因開國有功，在戰後可以公開，光榮地生活在印尼。他們在印尼成家立業，領國家支給的薪俸過日。」

台灣原日本兵的天皇觀

台灣人「原日本兵」也是三留報導的題材。

「當然，台藉原日本兵，和北朝鮮原日本兵一樣，不是日本人。」三留說，「但是，到目前為止，日本當局對兩地原日本兵還沒有採取具體的補償處理。」

台灣原日本兵，幾年來為爭取日本當局補償，到日本打過官司。在形式上，第一審「敗訴」，但判決上指陳應由日本國會特別為此案立法，而在國會也通過了處理台灣原日本兵補償的決定。

目前的決定，是每人賠200萬日圓。戰歿或已歿者。可由其三等親支領。「問題」變得很複雜。據統計，只有70%的台藉原日本兵可以拿到錢。身份證明、三等親……這些條件都是苛酷的限制。「此外，時間久了，當年的文件也不會全。」三留說，「問題是，『支持』這賠償的律師和議員，很多是自民黨系。他們主張每人給200萬，條件是不要再上訴。台灣這邊領導一些原日本兵的人也是國民黨，他們也說，拿了錢就不錯了，別再鬧下去……我以為這很不應該。你們要繼續爭。問題不是錢，是歷史是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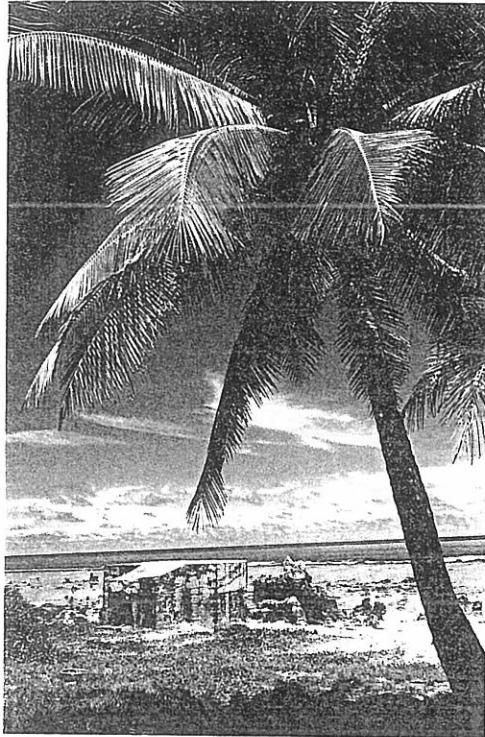
三留理男對於台灣原日本兵的天皇觀，感到吃驚。他遍訪大陸、東南亞、菲律賓，他發現只有台灣人原日本兵對日本天皇印象最好！

不知道自己的被害，對加害者保留好感，是另一種深刻的被害。「概括地說，山地籍原日本兵，以其在南洋饒勇善戰，頗受優遇。也許光復後，台灣山地人受到歧視的境遇沒有改變，所以他們都以為『日本時代比較好』」三留說，「但是也有採取日本批判立場的台灣原日本兵。有一位洪先生，就不願意使用日本話接受訪問。問到對天皇之死的感想，他說他無動於衷。他說這個天皇對台灣原日

⑥ 村上純次郎，在巴丹島軍醫院養病時，被撤走中的日軍「遺棄」。後來到泰國與泰國女人結婚，幹過密醫、教員、計程車司機，今中風半身不遂。「常常想起入伍時正在懷孕的妻子，覺得對不起她們母子……」他說。

why?
手稿

⑥ 小林榮治，戰敗後從泰國俘虜收容所脫逃，在當地結婚生子。當年入伍時希望幹上伍長。對戰後日本不敬國歌國旗表示不滿。「後半生就這樣平凡地過下去吧。不想回日本去了。」他說。臨別時出其不意地向我致軍禮……



7

本兵從來不曾關心過……」

三留理男說，其實他也了解一些台灣原日本兵對日皇不願批評，是出於中國人和東方人對死者的赦免與禮貌，不能完全說那些人很喜歡日本和日本人。但確實有人諷美日本過了頭的。

比起德國人，日本對戰爭責任，沒有認真反省的態度。這到底原因何在？

「日本人似乎有一種必欲遺忘自己不愉快、醜惡記憶的素習。日本企業，每年歲暮，必有一個『忘年會』，大家喝酒作樂，把一年來的失敗，不愉快的事全忘掉。」三留說，「昭和死後，我仔細觀察了日本的反應。不可否認，日本人對天皇確有一份感情。自民黨也供著天皇，做為逃避政

治責任的機器。」三留認為日本天皇當然有戰爭責任。「但對於那個戰爭，其實全日本國民都有責任。我搞報導攝影多年，這種認識就越深……」他說。

希望台灣年輕一代反日

談到未來世紀中日本與亞洲太平洋諸民族的關係，三留竟而有些激動了。他認為，台灣年輕的一代，該起來支持像台灣原日本兵索賠這樣的問題。

「他們都老了，今後恐怕凋零得更快。在日本，能理解、同情他們的，也是同他們一樣老的一代。」三留說，「日本政府根本沒有誠意。他們想賴掉。他們想掩蓋事實。想忘掉自己的醜陋……」

三留說，年輕的日本人，對日本歷史中的過犯，更為冷漠。昭和時代結束。改元後的日本，又把昭和歷史的問題與責任拋得更遠了。

「弱小者應該團結起來對抗強者。今後的補償問題，全看台灣人自己的團結，要大膽出聲抗議。」三留說，「台灣的年輕一代，要出來接棒，你們在戰爭中一有死、有傷、有殘。除此以外，你們什麼壞事也沒幹過，理直氣壯，要抗爭到底！」

我沈默了。我想到台灣「年輕一代」對反日、反帝、反美的冷漠。

「富裕後的日本，不行了。像你的『人間』這樣的雜誌，如果在日本發行，一億兩千萬日本人口，頂多只能賣兩千五百本。你能在台灣辦《人間》，維持三年以上，而且銷數不斷增加，我看這是台灣年輕一代的希望……」

三留似乎獨語似地說。而我依舊吟味著我那一份複雜的沈默，沒有則聲。

「請努力下去吧！《人間》是難得的雜誌……」他說。

(一)三留理男探訪在東北「日本殘留孤兒」和東南亞原日本兵，分別以「棄民」和「望鄉」的書名由東京「東京書籍」社出版，成為日本年度暢銷書)。

8

